

瓜飯樓叢稿

馮其庸文集

卷十三
《精忠旗》箋證稿

青島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瓜飯樓叢稿

馮其庸文集

卷十三
《精忠旗》箋證稿

青島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馮其庸文集·第13卷,《精忠旗》箋證稿 / 馮其庸著.

—青島: 青島出版社, 2011.1

(瓜飯樓叢稿)

ISBN 978-7-5436-6791-4

I. ①馮… II. ①馮… III. ①馮其庸—文集 ②傳奇

劇(戲曲)—劇本—文學研究—中國—明代

IV. ①C53 ②I207.37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244952號

責任編輯 高繼民 董建國

特約編輯 賀中原

版式錄文 高海英

責任校對 朱玉麒 孫熙春 齊海英

精忠旗幟證稿

克生





助君精忠旗慨然自砥

助君精忠志蒼涼百世英豪

付國殤千古奇冤今波獄

跪墳第一宗高皇

辛卯大暑日吳商



一、題《〈精忠旗〉箋證稿》

墨憨齋新定精忠旗傳奇

目上

家門大意

岳侯涅背

若水効節

逆檜南歸

欽召禦敵

奸黨商和

岳侯誓旅

銀瓶繡袍

銜賜忠旗

奸相忿捷

岳侯挫寇

書生扣馬

蠟丸密詢

奸相定謀

墨憨齋新訂精忠旗傳奇上

西陵李梅實草初

東吳龍子猶詳定

第一 家門大意

末上

蝶戀花髮指豪呼如海沸舞罷龍泉灑盡傷心淚畢竟
含冤難盡洗爲他聊出英雄氣千古奇冤飛遇檣浪
演傳奇冤更加千倍不忍精忠冤到底更編紀實精忠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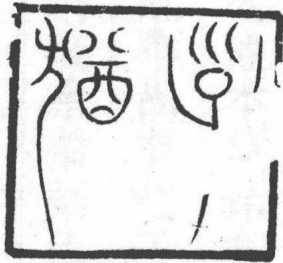
墨憨齋定本

精忠旗上

吳祐至今凜凜有清霜烈日之
色。令當場秦佚。雖婦人女子。胸
中好醜亦自了了。傳奇之袞鉞。
何減春秋筆哉。世人勿但以故
事閱傳奇。直無作一具青銅朝。

夕。炤。自。家。面。孔。可。矣。

古吳龍子猶述



自序

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戲劇界展開了一場關於歷史劇的爭論。爭論的問題之一，是關於歷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問題。一方的意見是塑造歷史人物形象，必須與真人一模一樣，否則就不是歷史人物的形象；另一方的意見，是認為塑造歷史人物的形象，是追求歷史的真實，不是每一個具體的細節的真實，所謂歷史的真實，是說要符合那個歷史時代，要根據歷史人物的重大的真實的歷史事實，同時也允許某些細節的虛構，不允許有虛構，就無法進行藝術創作。這兩種意見的爭論，都是理論文字的爭論。我當時雖然十分關心這個爭論，但沒有寫理論性的文章，原因是覺得光說理論有點架空，最好是結合實際的作品來討論和分析，這纔可免於空談，所以我就想換一種方式來參加討論。於是我就選擇了岳飛的題材，把元、明時期創作的岳飛劇作，逐個地進行研究和分析。當時我研究了元雜劇《東廂事犯》，收

在《孤本元明雜劇》裏的元雜劇《宋大將岳飛精忠》，明中葉的《岳飛破虜東牕記》和無名氏的（一說是姚茂良）《精忠記》，明末馮夢龍改定的原李梅實的《精忠旗》，明末吳玉虹的《如是觀》（又稱《倒精忠》、《翻精忠》），還有收在《京劇彙編》裏的《請宋靈》，共七個關於岳飛題材的傳統劇目。可以說，歷史上現存的關於岳飛題材的劇本，我全部作了研究，共寫了五篇文章。其中《東牕事犯》和《精忠旗》是單篇文章，《精忠旗》寫得最長。

我總結了這七個不同時期的岳飛題材的歷史人物劇本，得出的結論是：創作歷史劇，即使是最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劇，要使創作出來的歷史人物的藝術形象與真人一模一樣，一絲不走，是根本做不到的。何況歷史人物早已不存在，你用什麼辦法來驗證它確是與真人一模一樣呢？所以這種理論，純屬空論，除了誤導創作外，沒有任何實際意義。

另一個結論是：創作歷史人物的歷史劇，要忠實於歷史人物的時代，忠實於歷史人物的重大歷史事實，這是根本的原則，是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是也不能完全排斥虛構和想象，因為文藝創作是不可能沒有虛構和想象的。關鍵是虛構和想象，都必須服從歷史人物的歷史時代和歷史事實。就以《精忠旗》來說，馮夢龍在改定的劇本裏還明確說『據宋史分回出折，不等閒追歡買笑』。這應該是夠嚴肅認真的了，但是他到劇情的需要處，也仍然免不了『微有裝點』。說明文藝創作是不可能排除虛構和想象的。這個道理，讀者祇要認真讀一讀《精忠旗》或同類的嚴肅的歷史劇和歷史人物傳記，就會完全明白了。

爭論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岳飛的忠君思想與愛國思想的問題，一方認為岳飛的忠君思想與愛國思想是不可分的，他的忠君思想就是愛國思想，而趙構當時是君，所以忠於趙構，也就是愛國；另一方的意見，認為岳飛的忠君思想與愛國思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為一談。

我在分析了《精忠旗》以後，認為忠君與愛國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有時可以一致，有時則會不一致甚至發生對立。特別是在岳飛的時代，情況更加複雜，既有被俘的徽欽二帝，又有掌權的宋高宗趙構，而趙構與徽欽二帝的利益不僅是矛盾的，而且是對立的，如果徽欽二帝回來，趙構就必須讓位，所以趙構主張與金人和談，而拒絕徽欽二帝回來，徽欽二帝不回來，也就意味着北方大片的土地和人民淪喪於敵國。而岳飛的忠君思想和愛國思想都很鮮明，第一是要迎還二聖，第二是要『還我河山』，收復失去的疆土和人民。所以他的忠於徽欽二帝的忠君思想與愛國思想（包括『還我河山』和保護人民）是一致的。對於宋高宗來說，當宋高宗實行抗金政策時，岳飛忠於宋高宗的忠君思想與愛國思想是一致的；但當宋高宗堅決執行和談政策、投降政策，放棄徽欽二帝，放棄失地和人民的時候，岳飛忠於宋高宗的忠君思想就與愛國思想有尖銳的矛盾了，忠於宋高宗就不能迎回二帝，收復失地和人民。岳飛實際上是一直處在這樣尖銳的矛盾中，但岳飛一直沒有改變迎還二聖，收復失地，拯救人民的思想，所以岳飛終於死於宋高宗的投降路線之下。因此說忠於宋高宗也就是愛國這種說法就不符合歷史事實。從岳飛的歷史事件可以看到歷史是具體的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如果籠統地認為岳飛的忠君思想就

是愛國思想，就會把這些真實的生動活潑的具體的歷史真實，淹沒在抽象的脫離實際內容的『理論』教條之下。而我們的文藝所需要的是生動活潑的有真實歷史生活內涵的內容，我們的理論，也是需要與實際緊密結合，有血有肉的理論，而不是一個空洞的可以隨處套用的教條。

我在分析了《精忠旗》以後，得出了上面這幾條認識。

鑒於馮夢龍說『據宋史分回出折，不等閑追歡買笑』，又說『從正史本傳，參以《湯陰精忠廟記》事實，編成新劇』，我就想根據這一線索，為此劇作一歷史箋證，把劇中寫到的真實歷史事實一一箋證出來，然後再看看有多少情節是他『微有裝點』出來的。這樣解剖一個劇本，對於理解這些爭論的問題，至少可以有一份實在的客觀的參考資料了。所以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起，我就做這方面的準備工作。

正在這個時候，有一次我遇到了王季思先生，他對我說，他讀了我的《讀傳奇〈精忠旗〉》很受啓發，他說他一直沒有讀過《精忠旗》，這回讀了，認為這個戲確實寫得很好，我的文章寫得很有用。我也把我想箋證的想法告訴了季思先生，他也覺得這樣做很有意義。之後我就繼續做這方面的史料收集工作和箋注的試點性工作，原本是想用二三年的工夫順利地把它做完的，不想後來形勢越來越緊張，我又到陝西去搞四清工作一年，回到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我不但不可能再繼續這個工作，連我寫好的部分稿子，還有一部分研究《三國演義》的稿子，一部完整的《蔣鹿潭年譜考略·〈水雲樓詩詞〉輯校》的稿子和一篇剛寫完的評厲慧良《鍾馗嫁妹》的劇評稿子都在抄家中被毀了。

幸好我研究岳飛劇的五篇稿子都已發表，再有我收集的有關岳飛和岳飛劇的史料都未丟失，這就使我下決心重做這件事。重新開始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那時還得到我早年的學生、在無錫教育學院工作的陳其欣的支持，到北京來協助我工作。開始工作得很順利，稿子已接近完成，後來他因有事，把稿子帶回無錫去了，但萬萬想不到的是他竟突然去世了。此事我很晚纔知道，等到我託人去找這份稿子時，回答說已經找不到了。這樣，這件工作又陷入了困境。

幸虧我手裏還有一份原先謄錄的底稿，現在的稿子就是從這份底稿上陸續重做的，轉眼之間，已經歷了三十多年，其間又作了不少增損。回想這部稿子，幾經起落，自始至今，竟經歷了將近半個世紀。我現在視力劇減，已幾乎無法看書，祇能說勉強把這些史料搜輯對榫在一起，稍免讀者蒐檢之勞而已。老眼昏花，自知難免謬誤，幸讀者正之。

二〇〇八年二月五日，丁亥小除夕，

寬堂八十六歲初度，序於宋梅吟舍

讀傳奇《精忠旗》

傳奇《精忠旗》的原本和它的作者李梅實的身世，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知道了。現在所能見到的傳奇《精忠旗》，是馮夢龍的修改本，收在他的《墨憨齋新曲十種》裏。卷首題為『西陵李梅實草創，東吳龍子猶詳定』。現存經過馮氏改定的十二種傳奇中，大都題作『更定』或『竄定』。題作『詳定』的，一共祇有三種。其所以題作『詳定』，我揣想可能是因為經他改動得很多的緣故。關於他刪改這個劇本的情況，在黃文暘的《曲海總目提要》裏，還保存着一篇詳細的說明。這篇文章說：『夢龍云：舊有《精忠記》。俚而失實，識者恨之。從正史本傳，參以湯陰廟記事實，編成新劇，名曰《精忠旗》。』以下

即詳細地記錄了劇中每一重要情節的史實根據，對於有些虛構的情節，也說明是『微有裝點』或者『點綴生情』。從這裏，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三點：一、他對當時已經流傳的傳奇《精忠記》很不滿意，原因是因為它『俚而失實』，失去了歷史的真實性；二、他對這個劇本的改動是很大的，可以說幾乎近於改寫，因此，實際上他是這個劇本的作者之一；三、他是有意識地企圖按照岳飛的歷史事實來塑造這個藝術形象和改寫這個戲的，因此每一重要情節都力求有史實作根據，以便取信於人，增強它的社會作用。所以他在這個劇本的結尾說：『據宋史分回出折』，『不等閒追歡買笑』。可見他大力刪改這個劇本，並加以刊布，是有積極的用意的，並不是做文字遊戲。

要瞭解馮夢龍改編這個戲的目的，我們必須瞭解馮夢龍的思想和時代。馮夢龍是明末有名的俗文學家，也是一位愛國志士。他編過短篇小說集『三言』；改訂過長篇小說《東周列國志》、《平妖傳》；他刊行的民歌集《掛枝兒》曾風行一時，被稱為『馮生掛枝曲』；他還改訂過傳奇十二種；當清兵入關明朝覆亡的時候，他編過好多種宣傳愛國主義思想的歷史著作。他的一生，經歷了明代的萬曆、泰昌、天啓、崇禎、弘光、隆武六個朝代，即經歷了明代亡國的全部過程。

馮夢龍出生的時候（萬曆二年，一五七四年），明代的政治已經十分腐敗，萬曆後期，形成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他們把持朝政，殘害忠良，並且掌握着當時國家經濟和軍事的實權，到處搜刮民財，並可以任意任免督撫大臣。為了鞏固他的政治勢力，還設立了特務機關——東廠，凡是『民間偶

語，或觸忠賢，輒被擒戮』。在這種黑暗統治下，反對『閹黨』的東林黨人如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高攀龍等人，都慘遭他的殺害（這時馮夢龍五十二三歲），形成了一種極端黑暗的恐怖政治。當時，新興的滿洲族已崛起於東北，努爾哈赤建立了後金汗國後，隨即於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年）以『七大恨』告天誓師伐明，從此後金與明朝的民族矛盾便日益尖銳。在抗金衛國的鬥爭中，腐敗的明朝統治階級，一手製造成兩樁『風波亭』式的千古冤獄。第一樁是熊廷弼的被殺。萬曆四十七年明、金兩國的薩爾濟大戰，明軍全師潰敗，接着就由熊廷弼為遼東經略，熊廷弼針對當時明軍新敗，防務空虛，軍紀鬆弛的實際情況，即嚴肅軍令，固守不戰，邊疆防務因此得以逐漸充實。但結果却遭到閹黨的攻擊而被罷，由袁應泰代。袁氏兵敗自焚，熊廷弼再起，但又受制於閹黨王化貞。由於王化貞的貪功輕信，廣寧一戰，王化貞全軍潰敗。明廷却將熊廷弼、王化貞一起逮捕下獄，在閹黨的陷害下，抗金有功的熊廷弼反被殺害並傳首九邊，而身負重罪的王化貞却得到了緩刑。

第二樁是袁崇煥的冤獄。熊廷弼被殺後，明朝以孫承宗經略薊遼，袁崇煥任兵部主事。不久孫承宗罷職，由閹黨高第接代。高第是個逃跑主義者，剛到任就放棄關外大批人民和土地，退守山海關。袁崇煥誓死不從，獨自堅守關外的寧遠孤城，並擊退了努爾哈赤所率領的十三萬人的進攻，致努爾哈赤負傷身死。但袁崇煥却因受閹黨的攻擊而罷職。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年），袁崇煥再度督師薊遼，大力整頓防務，殺通謀敵國的皮島守將閹黨毛文龍。皇太極十分忌恨，決意用陰謀陷害他。崇禎二年，皇太極率